

化北三粒

■黎贵

播扬灰水粒

山不在高,福荫则名。水不在多,长流则灵。镇不在大,播“粒”扬名。对你,仰慕已久。几度擦肩,却未曾一睹芳容。遗憾,在我的笔下逗留,再逗留。口水哟,漫过牙齿和嘴唇,敢与太白的庐山瀑布比高低。涉远道,顶烈日,携众而来,只为心中所爱,只为见你一面,吻你一下。你将自己藏于墟边一隅,不显山,不露水。质朴,如山民;善良,如村姑。焚烧,以茶籽、黄豆梗、蚕桑株等为料。过滤,以草纸、纱布作隔。福荫地之山泉水,穿越灰烬、草纸与纱布的层层考验,最后,以一种金黄示人。取香糯,以清水沐身,三遍,后竹筛沥水。再取过滤之灰水,浸泡,催开香糯膨胀之欲望。继续,一天一夜,香糯圆润而丰满,如怀胎十月的女子。欲望,再度沥干。盘子里的香糯,饱满,金黄,散发清香。在福荫地青绿的箬竹叶、菅草拥抱保护下,安然平躺,睡姿迷人。有时,还会与香料、腊肉、芝麻相栖共枕。六小时的烈火焚身,一小时的细火慢熬,彼此渗透,脱胎换骨。待凉,小心翼翼地剥去你的绿衣裳,

一位成熟、修长、婀娜的仙女,灿灿眼前,醒目,不胜娇羞,让人情难自禁。迫不及待,为你蘸一点糖胶,放入口中,轻轻一咬,淡淡的清甜,伴着纯天然竹叶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俘虜我的味蕾,我的身心。再一口,胜过人间美食无数!

播扬灰水粒,我会把你深深记住,藏于我的念想,我的诗行里。

今夜,请先允许我,一位奔五的中年大叔,激情重燃,为你写首情诗。

宝圩香馅粒

宝圩,地处两广三市交界,镇守化州北大门,与六镇为邻,和平共处,力争上游。位置独特,注定宝圩的美食、小食能广纳百味,自成风格,不同凡响。在宝圩镇一间不起眼的小店,我品尝到了香馅粒的别样风味。此粒皮薄,馅多,味道好。皮是本地香糯打粉精制而成,馅有香菇、韭菜、精瘦肉、红萝卜、花生碎、木耳丝、葛薯等,有时还因季节气候、食客口味添减各种材料,满足大众所需。刚进门,见店主正在做粒,梅影、诗雅、小颖、伟莲等女士们如发现新大陆,忍不住手痒,放下矜持,纷纷上去助阵。细看,女士们的“成品”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与店主的相比,逊色多了,但丝毫不影响她们的热情。“三个女人一条墟”,我真的体会到了。不

一会,一只月牙状的香馅粒便挤满了簸箕。见台上有刚煎熟了的香馅粒,香气诱人,我不等主人招呼,便塞了一只入口。煎得有点焦巴,略带点热气的香馅粒实在太好吃了,好吃到我无法形容,只能一味埋怨自己词穷,连吃四只还意犹未尽哪,吃相让食神胆寒。吃了煎的,店家又端来煮的。只见碗里三只香馅粒(此时也叫“落水狗”)外表洁白如雪,楚楚动人,我虽有怜香惜玉之心,无奈难敌美味之诱,心一横,美味滑喉而过,齿颊留香。如果说煎的香馅粒是乔峰,豪气干云,男人味十足,那么煮的就是王语嫣了,柔情似水,女人味绵长。一种粒,两种吃法,两种迥然不同的风味,一刚一柔,各有千秋,我也算服了。粒之江湖,我在宝圩亲历了,也迷醉了。

平定木薯粒

在化北山区边陲重镇平定,几只毫不起眼的木薯粒,竟让我心底掀起点点波澜,眼睛逐渐湿润。在缺吃少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朴实无华的木薯,挺立在山坡岭边,拼命生长,填充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喂养我们的肠胃,强健我们的筋骨,成为当时许多贫苦人家的救命粮。后来我还知道,木薯还是热带地区的前三甲,全球第六大粮食作物,是世界近六亿人的口粮,作用大矣。

人生交契无老少

■谢维海

认识英邦时间不短,他从新疆回来后,一直想为他写点东西,但至今也没有写出来。近日读完他的支教日记,才知道我没有写是对的。英邦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伙子,来自江西萍乡,比我小十来岁。都说年龄容易产生代沟,但我们能交流的事物却是不少,如教书育人,如阅读,如运动,就是对一些新闻热点的预判及情绪倾向也能高度一致。我素不喜与无趣之人交往,那真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事情。话不投机半句多,奉献出这个词的人,一定有与我一样的孩子气。我就喜欢与英邦聊天,话题随手掠来,新鲜生猛,每每都是尽兴才罢了。我俩这样的年龄差距,算不算是忘年交?我也不知道,百度似乎也帮不上忙。《汉书·陈馥传》记载: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为交友。这一对肯定是了。“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这是杜甫在《徒步归行》里说过的话。杜甫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隆重,也许只是一个触景生情的感叹,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它竟成了我与英邦友谊的论据,他老人家知道了应该是高兴的。

我一直相信,人和人的相遇其实早就注定,但一时又想不起我俩是何时对上第一眼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邻家小哥哥,勤快、干净、阳光。他备课组许多零碎的事情似乎都与他有关,那我应该就是在忙我们备课组这些事情的时候看上他的。

英邦送我一本科震云的《一日三秋》,并在扉页用钢笔写了好些文字。写得甚是用心,一笔一画,飘逸空灵,是我喜欢的行草体。他说写这本书的人与我有相通之处,都是玩幽默的行家里手,书里有我的影子。我对于繁琐世事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但不知道我骨子里竟搁置着这么优秀的遗传基因。

英邦有次在朋友圈里回忆了我们的广州之行,那是4年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昨天。洋洋洒洒,连着标点符号,一共643个字,这也是我见过的字数最多的原创朋友圈了。字里行间足见其深厚的文字表达能力,125分的语文高考成绩让他有玩这个游戏的资本。“他顶着一颗发际线渐高的头颅,让我想到一位高僧的模样。”他用这样的文字热烈地表扬着我。与有文化的人做朋友就是好,他能把你吹上天又能让你高雅地落地。我暗自庆幸,我就有这样的朋友。

风一样吹过,万物有了生长,我只是乱了头发。4年了,我还是当初的那个我,只是更靠近了知天命之年,但英邦有了更为厚重的生命日记。

2018年我们市第一批援疆支教队伍由20位教师组成,英邦就是其中一位。他援教的学校是伽师县第四中学,3个班,172名学生。“支教是一件以爱易爱的事情,所有付出的爱都会被以更纯净的方式奉还。用一年半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是一种幸运!”他在援疆日记里写道。伽师县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维吾尔语称“排孜阿瓦提”,意为美丽富饶的地方,位于喀什噶尔冲积平原中下游,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属地震多发带。“初到伽师第一天,凌晨就发生5.5级地震。半夜还下起了雨(喀什一年不下几次雨)。我就纳闷,到底来援疆的都是些什么人物,一来伽师就是地动山摇,天降甘霖。”他用一种我喜欢的叙事方式还原了事件的细节。

有些人的灵魂,总是自带光环的。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支起来直指光明的阶梯。在我四十多年的慌张岁月里,我给自己留了一个个预设,当中就有一些英雄的形象。可我依然懒惰和无为,和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比起来,我只是一个在梦里谈理想的闲人,不像英邦,用自己的青春践行梦想,这也是他最为吸引我的地方。

我对妻子说,如果我们有女儿,以后找女婿,就按英邦这个样子找。妻子说,那定然是好的。

七月的短诗

■李实

暴雨

好像舞台是你的,一幕一幕地下
完全不顾及观众的感受
要明白雨水有时也是泪水

台风

声嘶力竭代替了微风细雨
氧气充沛却近似停顿
恨你总比爱你多许多

夜读

夏的夜空,星星纷纷坠落
匍匐在月光下的字粒
也会行走与跳跃

小暑

竹林一片喧哗,知是山雨来

雷声涌动
莲叶脚下,思绪涟漪

垂钓

把诱惑放在钩上
抛在人来人往的湖面上
愿者上钩

黄昏

夏日的日落是艰难的
那片彩霞不停地催促
锋利的嘴唇,割伤了即将到来的浪漫

流星

爱的苍穹,即使飞逝
也会留下长长的
光亮和思念



荷花灼灼

花痴梅子

■何小雯

梅子是个妇孺皆知的花痴。姹紫嫣红的、姿态万千的、品性多端的娇花,都痴爱。结缘梅子因为她的手工作品,那段被喉咙痛折磨的岁月,我苦不堪言,朋友给我推荐了梅子的柠檬膏。缘,始于其产品,心,倾于其人品。

梅子对百花的爱,直接热烈奔放,讲究亲力亲为。哪怕是选个花盆呢,因为是盛放她的挚爱的伴侣,所以不能将就,每一个都是她的精挑细选。你以为梅子是个闲人?那便错了,她的作坊产品深得人心,每天催她加产的人多如牛毛。但她的说法是,忙碌不是敷衍所爱的借口。

买花盆的地方,不能是通街开的超市,里面的选择极少,满足不了梅子这种精挑的人。得跑到滨海北路的花街市场,梅子住在高新区,虽然地域跨越西北,但这点距离阻碍在爱的面前不足一提。

花街那么长,那么多店面,却几乎人人识得梅子,她这种可以为了盆和花不是最好的搭配而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每个花盆认真筛选的人,谁能印象浅淡?

用心精选的那堆花盆,形状各异,颜色不一。梅子说,花盆是花的配偶,得相称。她得当好这个月老,不能随便。所以我们总觉得她手下的花比旁人的多一份悦目,或许就是来自这份执着。比如,梅子觉得刘亦菲的寿桃晚礼服的粉绿配煞是好看,她淘了个绿色椭圆形的大花盆,上面还有个仙翁送桃图案,用来栽种粉色的木槿花。围着木桌的我们,品着香浓的草茶,赏着粉绿搭配的风景,甚是惬意。

梅子往往在购买的是花苗,她不大买盛放期的鲜花。她享受并热爱那种培植的过程,她说法是,倘若你爱某一样东西,会想要参与它成长变化的每一个脚印的。

茂名的七月,是多灾多难的,躲过了台风,还得避着暴雨。雨水肆虐横行那几天,梅子心急如焚,起初是找办法,网络上各类

视频的养花大神,现实里四海八荒的护花高手,都给她找遍了,只为了找到雨水天保护爱花的方法。后来,雨水太过放肆,“彼岸”美食店那里地势最低,花量又是最多,梅子稳不住了,直接收拾了衣服,住进了店,把所有的娇花搬入了店。再后来,水进她的店嬉闹来了,她又把花抱上了二楼,那两天,天上的神仙,人间的菩萨,神话的众神,海里的龙王……都给她叨扰个遍:水妖孽,速速归去!雨过天晴,梅子一己之力护住了心头好,没护住自己的老腰,扭伤了,还有她的手工作坊店被淹了,冰柜遭殃,损失上万。那个傻梅子,还在阳光下嗅着她的紫罗兰,笑得像个孩子。

梅子开花后规模日益壮大,而梅子的技能也越来越广。最近她又搞上了画画和制作永生花,她说,花那么美不画一下怎么对得起它们?不做一些永生花陪着它们,半夜它们孤单怎么办?五颜六色的水彩,画在画板上,染在布锦上,张扬而明媚,开出绚丽又灿烂的花朵,开在梅子的店里,院子里,还有她的人生路里,吸引了无数蜂蝶,闻香识梅子,赏梅子。

我问梅子,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爱意去侍弄,宠溺这群娇贵的小主。梅子笑着捋捋正在跟眼睛跳舞刘海,恬静地说,因为爱所以选择,因为选择所以深爱,因为深爱所以专情,既然选择了它们来到身边,就竭力尽责,以最爱的方式,才算不辜负选择的意义。

梅子的话让我联想到她那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路成长,想必梅子是用养育大自然的鲜花那一套心得来养育这祖国的花朵,一切苦累都甘之如饴,深爱,呵护。他们这三朵祖国之花才能开出天真烂漫、率性善良、活泼阳光、内心强大的姿态。

花痴梅子啊,你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朵迷人的鲜花呢。

哦,黄槿树

■陈兴

黄槿树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树。早年间,在乡下,没有人不知道这种树。但是,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树书名叫做黄槿树。

我家乡一带,把这种树叫做“能(音)木”。黄槿树属于粗生易长的树木。小时候,我们就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下了这么一棵黄槿树。插种的树枝是从屋后的院子里砍下的,只有竹竿般粗大,大约两米长。我们天天给它浇水。很快就长成了一棵大树,树身粗如水桶,树冠高出屋顶,枝条四向伸展,盖过了邻家的瓦面。邻家担心吹台风会扫毁瓦脊,叫我们砍掉了一部分树枝。但它们很快就忘了伤口的疼痛,没多久,枝条和密密实实的叶子又盖到了瓦面之上。

这种树也是当年我最爱爬的树。它的树干一般都不太直,长出树枝的地方也低矮,枝条繁密,并且多为横向生长,所以很适合攀爬。在乡下,每一个村童都会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做游戏、爬树、掏鸟窝、捅蜂巢、摸鱼儿、捕蝉、灌蟋蟀、捉蜘蛛、滚铁环,这些都是每一个乡村孩子必修的“课外作业”,没有哪一个孩子不谙熟这些技艺。

我常常爬到我家门前的黄槿树上,有时是为了翻寻躲藏在枯叶中的带着硬壳翅膀的小甲虫——它们纯属是我的小玩物,给我带来片刻的甚至是整整一个下午的欢愉,有时也带来小小的飞翔的幻想,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知道它们藏在哪儿:几乎每一片卷起来的枯叶里面,都藏着这样一只可爱的小甲虫,它们有着和枯叶极为相近的颜色。但我不会伤害它们。有时是为了摘取那些黄灿灿的花朵。黄槿树在夏天开花,花并不多,也算不上惊艳。这种花朵都有着五片黄灿灿的花瓣,五片花瓣围合起来,如一只

黄灿灿的小喇叭。小孩们常常将这些花瓣一片片掰开,每一片花瓣就都成了小小的玩物:把花瓣瓣放在大拇指和食指围成的小圆圈上,用另一个手指对着花瓣迅速拍下去,会听到“啪”的一声脆响。接着是下一片花瓣,下一声脆响。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游戏声中不知不觉地溜走的。

我攀爬到树上,有时也是为了摘取叶子。黄槿树的叶子宛若心形,一般都有手掌般大小。叶子并无可玩之处。摘取黄槿树的叶子无非两种用途:一是用来“屈(广州音)豆芽”(乡下把黄豆埋在沙子中以育出豆芽称为“屈豆芽”)。常常是在端午节或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之前的六七天之前,就要开始“屈”了,到这些节气时刚好能食用。黄槿树的叶子就是用来遮盖在沙子之上的,不能让豆芽冒出沙子后“见光”,否则就不够白嫩了。叶子的另一种用途是用来包连,让每一只粒各自洁身自好,不黏连在一起。而叶子带有的植物的气味多多少少又会渗透入粒中,使之有了一丝清爽的味道。那种树,是每一个饥饿的乡村孩子梦寐以求的美味。

我爬得最多的,是离我家不远处的邻家屋边的那棵。那棵树树龄比我们家那棵更老,枝条和叶子也更为密实。大人们都到田垌里去干活的时候,我就爬到了那棵树上。我想爬到更高处的树丫上去,看看在这样的高度,究竟能看得多远。但我又害怕树丫承受不了我的重量,我为不能爬到高处眺望村外广袤的田野而深感遗憾。而有时候,我爬到树上去,什么也没干,甚至什么也没想,只是把靠近身边的枝叶全部拉近身边,把我围蔽起来。我藏在了浓密的叶子里,默默地闭上眼。我想象我是一只孤独或快活的小鸟,躲在树林间,或者是鸟巢

里。我甚至消失了,在我的冥想之中。一个乡村孩童的幻想力,是不是来自这些密密实实的黄槿树叶?我说不清楚。但我清楚地记得,这棵树下,有着太多的旧日生活的印迹,一个老村庄的印迹。树荫下,劳作归来的乡亲们常常坐在树底下的小木凳上,边乘凉边拉家常,农闲的时候,也有好几个人在树边窄小的屋子里打过扑克。树底下,曾架着一只黑色的老石磨和吊着一把推磨用的木杆,用来磨米粉做糕。在那样的年代,吃饱肚子头等大事。我的母亲曾给我舀了一碗特别稠的白粥,叫我捧到那棵黄槿树下去吃:那树底下人多,别人家都看得见你们家能吃上这么稠的白粥,是一件体面的事儿。黄槿树下,还驶来过一辆崭新的拖拉机。那是我,也是村里的孩子们,第一次在村子里见到的机动车。当它喷着浓烟摇头晃脑“突突突”地驶过来时,俨然一个威猛的庞然大物,那座驾上的小伙子,神气活现,仿若大英雄一般,欣欣然接纳着众人艳羡的目光。

后来,我们家门前的那棵黄槿树,倒于一场强台风。神奇的是,整棵树竟然有如神助一般倒在了门前的空地上,没有砸坏周边任何一间屋子。躺在屋子里的弥留之际的父亲,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一棵树的生命与父亲竟然有着如此巧合的关联,仿若有着某种灵性和感情。

自此,那树底下的人声,鸡鸣声,猪叫声,牛铃声,渐渐从岁月的深处淡出,只剩下老屋残墙,遍地荒草,和伴随一生的乡愁。

再后来,用这棵黄槿树的树干以及其他木料制成的木衣柜,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以来,当我拉开木柜的抽屉,昨日的时光就会从里面跑出来,带着温馨或酸涩的记忆。